

皇明肅皇外史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三

涑川范守已輯

癸未嘉靖二年春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

南畿青齊雍豫諸州同時地震給事中黃臣上言
太監蕭敬久竊重秉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斯
人致之宜加竄斥不報

言官獨劾大臣禁

初彭澤奏禁言官私劾四品以上官御史汪珊上
言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塞則人情鬱而國危
王氏重言者之罪而新莽勢成李林甫不欲人言

而祿山禍起。臣等將謂澤導陛下以三代之盛。不意導以拒諫之計也。夫史道論奏廷和。就使其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懲羹者不必吹鑿。畏噎者不可廢食。澤欲以此壅塞言路。阻壞祖宗之法。可乎。因條析澤言。不可知者有四。奏之不報。于是廷和連疏乞罷。帝降溫旨留之。御史曹嘉復上言曰。我太祖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卿。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朝廷。權在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此我太祖防微杜漸之深慮也。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

繩祖武以成大順之道也。然勵精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罔聞。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其勢不得不逼。且擅而附之者。不得不眾。且篤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餘不暇論。今觀史道劾奏廷和。嚴旨切責。錮之禁獄。廷和具疏自理。彭澤符奏俱蒙溫旨慰留褒獎。至律身處家之際。無不備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福以移主柄。黨大臣者。真能取容悅以惑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史道朋黨姦惡。納賄玩法。又謂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簡在帝心。非敢干與反覆變詐。巧佞多端。幸

矣哉。太祖之相值也，如其值則上言德政，言交結朋黨，符同奏啓，諸大罪能逃鉄鉞之誅乎？宜速允廷和罷歸，以曲全其身。仍將史道薄示懲創，以少舒其憤。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徙謝遷之風，臺諫遠追薛瑄鍾同之義。而我太祖不設丞相，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美意始復矣。亦不報給事中李學曾復上言：太祖設六科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舉正欺弊，以警百官，列十三道御史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此聖祖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廣聰明，非細故也。澤何所見而欲紊亂紛更，以重大臣之威，以奪天子之柄，此其罪之大

者必如澤言。事須會章交彈。萬一有邪儉之黨。蠱惑眾聽。暗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舉矣。且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禁。而澤肆無忌憚。面欺人主。欲以箝制臺諫之口。不知何以事陛下也。澤言掄揀臺諫官。宜得老成。則臣等當奪官。不言可知。乞盡罷免。以舒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夙慙。帝覽之。乃命臺諫官照舊彈劾。毋自疑阻。

二月丙申葬孝惠皇太后

初遣禮官相兆域。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無之。難為。至是祔葬茂陵。

毛澄罷

附錄初御馬監額設草場若干頃。正德間谷大用竊柄誑惑武宗遣太監李璽踏勘璽遂侵奪民業至萬餘頃。每歲約剝民租百有餘萬皆歸大用等家。朝廷不之知也。至是清覈勲戚田土。凡草場諸地因併覈之。畛畔既明。侵冒莫掩。言官奏收璽等置之于理。帝難之。是日進講文華殿畢。

帝召廷和近御座諭曰。草場乃祖宗舊制。踏勘亦先帝成命。其土地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卿擬旨行之。廷和頓首承旨退。而上言曰。伏蒙聖諭御馬監草場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

璽免訊俱已仰遵 聖意擬旨施行惟谷大用竊
弄威柄蠱惑 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一萬
餘頃侵盜租賦百有餘萬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
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置諸理然後 國法可彰
耳況今水旱相仍人民飢苦追其所侵之半足以
備賑與其積于一家以利蠹國之盜孰若散于萬
民以溥 朝廷之恩不報是時有太監張欽者朝
鮮人也請廕其養子李賢從之以賢為錦衣衛世
指揮同知兵部尚書彭澤都給事中許復禮給事
中安磐許相卿各上言不可不報先是太監趙山
死 帝以從龍恩廕其從子雲為錦衣指揮既而

太監楊聰丘清死遂援山比亦廕其從子楊倫丘
麒如雲官至是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卒御
馬監太監梁恭等請廕其從子廝養戴錦等十有
一人為錦衣官校帝以戴錦戴俊為副千戶餘
不錄給事中夏言力言不可且曰戴義厯事累朝
被膺簡任衣蟒帶玉亦已極矣廼者病故朝廷
錫之諭祭寶鏐為造瑩域亦已厚矣一旦官其二
人實為過濫此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伏望特寢成
命痛加裁抑不報

三月御史曹嘉謫補外

初嘉上疏劾吏部尚書喬宇其略曰日者楊一清

結張永賄錢寧以圖柄用庸夫鄙之宇感其汲引之私公要彭澤連疏推舉周金乃錢寧狎客也宇因納交而擢為都御史劉榮乃內閣中書役也宇為朦朧奏廕其子何喬宗以尚寶卿乞休竟進三品跽先朝傳乞之弊風至若宸濠犯順安慶挫其鋒新建邀而禽之宇無亡族之勢勞也而覩冒三孤之命將誰欺乎疏上不報嘉乃倣宋臣范仲淹獻百官圖之意差別京官四品以上及春坊五品官釐為四等上之其一資望頗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琚孫交汪俊陶琰劉玉董玘李時也其二歛束寡過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李

錢鄒文盛臧鳳張璿姚維巖張雲張衍瑞劉麟張
九敘溫仁和豐熙也其三人品庸眾尚堪策勵者
趙璜俞琳秦金賈詠吳一鵬李昆顏頤壽沈冬魁
姚鏌鄭岳高璣陳霑崔傑魏境也其四行檢卑污
速宜黜削者張子麟童瑞陳雍周金張縉張璣柴
儀安金汪峯楊一清楊一漢劉榮趙永顧鼎臣也
此四等者進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所由繫也亦
不報已而給事中毛玉上言曹嘉不當品第大臣
宜賜罷斥帝從之命對品補外先是給事中閻閔
亦以指斥當路出為按察司僉事有謂嘉之疏閱
所草也而史道謫後稍自滁州判官移南陽通判

御史向信上言曰。史道倡為異說。以惑人心。曹嘉
衍為評品。以犯公議。皆僉事閤閱鼓之也。有臣如
此。不宜與之同朝者。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御史劉
廷簋亦上言。閤道與嘉三人者。結為黨友。立異邀
名。放言排詆。危間忠良。欲以誤天下國家。古所未
有。乞將三臣重則論法。輕則斥放。不與同中國。庶
天下稱快耳。從之。命各奪級為邊地雜職。乃以史
道為金縣縣丞。曹嘉茂州判官。閤閱為蒙自縣縣
丞焉。御史盧煥馬錄給事中。孟奇趙廷瑞各論救
不報。御史胡効才上言。朝廷近日所以處言官
及被劾者。不無偏比。被劾者一槩慰留。而嘉等則

責之無已。降用之旨方下。而蒙自等處之謫復上矣。臣聞茂州金縣俱為荒徼。而蒙自尤甚。非人所居。人言皆曰閔等到彼不死于瘴毒。必有觀望小人承順頤指而致之死地者。夫一時而逐三言官已非令典。果如人言。是因大臣而殺言官。尤不可以為後訓也。乞將閔等依前處置。而斥其所論二人如太常卿楊一渙祭酒趙永為可也。不報。

策士奉天殿

共四百有十人。賜姚洙等及第出身。

夏四月。興廟初用八佾。

先是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

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廷臣集議之。至是禮部侍郎賈詠等會公侯九卿等官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于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于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昺、黃臣、劉寂等、御史唐鳳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等各上言力爭。不報。

逮繫主事羅洪載于詔獄。

有錦衣衛百戶張瑾者。凌轢典廩。勒索斛羨。監倉主事羅洪載欲劾之。瑾懼詭請受笞免劾。洪載倉卒從其所請。瑾得笞。遂奏洪載擅撻錦衣官屬。

帝怒命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劉濟等尚書林俊孫交等力救不報時帝又為都督同知陳萬言起第京師言官余瓚等尚書趙璜等抗疏請止不省而暖殿太監崔文者以禱祀誘帝乾清宮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監十餘人習演經教于宮中賞賚不貲寵幸日盛給事中張嵩大學士楊廷和力阻不報給事中周瑋上言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有前代帝王圖治之勤望治之切固宜任直諒老成以資其謀謨而比來章疏漫不加省豈太平有道之象哉頃者為都督萬言營第瓚璜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沽

直自賢耶。陛下下羅洪載于詔獄。俊交等言之
不省。豈以諸臣朋黨相庇耶。陛下于宮闈禱祀
廷和等言之不從。豈以諸臣皆緣飾經義不能助
陛下求福利耶。然此特聽納之失耳。廷和以卿
輔之職。師保之重。而宮闈禱祀。使不得與聞于始
又不得幹旋于終。是委任之失。又如此。伏望陛下
下留神聽納。以達下情。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則聰
明不至于壅蔽。政柄不至于下移。而熙洽之盛。不
復難矣。疏入。復不報。已而給事中張紳。安磐等交
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

閏四月移刑部罪人李陽鳳于詔獄。

李陽鳳者太監崔文家厮養也。怙文寵謀筦城卒。勒索工值有身在工所而卷伍又征役錢者。怨聲載道。御史劉黼發其事。工部尚書趙璜移文刑部。執陽鳳等鞫之。文屬尚書林俊置不問。俊不從。文遂誣。帝請移陽鳳于鎮撫司考訊。從之。命下刑部。林俊執不肯與。文又譖俊違抗。詔旨。帝怒。切責俊。詰其狀。俊惶恐謝過。初羅洪載之被逮也。俊與戶部尚書孫交申救不報。各求罷歸。帝慰留之。至是被詰。修撰唐臯上言曰。先王優禮老成。以其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邇者孫交林俊引疾乞骸。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